

黎平府志卷四上

典禮志第四

學校 公禮

祭祀 家禮

三代重學而道德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中於以游泮采芹升堂鼓篴甚盛典也有學則有教以神道設而祀典興焉敬神先務民禮者民之制也自漢創綿蕝儀而後世節目乃愈詳總其凡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曰冠昏喪祭他如上壽拜書鄉射飲酒投壺之類在鄉在國咸有以範圍於聲容履蹈之間而服章圭璧車旗鹵簿猶其跡耳同風之治何間荒遐臚舉要關俾釋褐登朝無虞隕越聽琴瑟而思道化有不蹇然興起乎

黎平府志卷四上

學校

順治九年頒

御製卧碑文八條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

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已之事只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治罪

黎平府志卷四上

康熙四十一年頒

御製訓飭士子文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惕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甯無究心必也躬行實踐砥礪廉隅敦孝弟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僞盈之氣文章歸

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
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勿淑行已多愆或
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
凌孤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
齒縱倖逃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甯無愧乎況夫鄉會科
名乃掄才大典關繫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
年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
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憾且夫
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
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
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各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
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
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甯俟外求哉若
乃視爲具文玩愒弗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
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
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
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
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
聽之哉

御製朋黨論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爲人臣者義當惟
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
是之謂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懷二三不能與君同好
惡以至於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爲之
害也夫人君之好惡惟求其至公而已矣凡用舍進退孰不
以其爲賢而進之以其爲不賢而退之惟或恐其所見之未
盡當也故虛其心以博稽眾論然必眾論盡歸於至正而人
君從之方合於大公若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
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爲至私之事矣孟子論
國君之進賢退不肖既合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而必加察

黎平府志卷四上

四

焉以親見其賢否之實洪範稽疑以謀及乃心者求卿士庶
民之從而皇極敷言必戒其好惡偏黨以歸於王道之蕩平
正直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以成
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樹朋黨各徇其好惡以爲是非至
使人君懲偏聽之生奸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朋黨之罪可
勝誅乎我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用人行政邁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
僚未能盡矢公忠往往要朋結黨

聖祖戒飭再三未能盡改朕卽位以來屢加申飭而此風尙存
彼不顧好惡之公而徇其私暱牢不可破上用一人則相與

議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於是乎遠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勢也爭懷妒心交騰謗口以媒孽之必欲去之而後快上去一人則相與議之曰是某所中傷者也親暱者爲之惋惜疏遠者亦慰藉稱屈即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釋憾而修好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無有也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賞罰黜陟不足爲輕重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爲榮以黨人之指摘詆訾爲辱亂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朋黨之爲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惡而果有未公則何不面折廷爭而爲是陽奉陰違以遂其植黨營私

黎平府志卷四上

五

之計也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時君臣告誥望其弼而以面從後言爲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用能賡歌拜颺以成太和之運朕無日不延見羣臣造膝陳詞何事不可盡達顧乃默無獻替而狡猾叵測蓄私見以肆爲後言事君之義當如是乎古純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於堯舜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亦當以皋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則爲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而區區效法僅在漢唐以下是烏能

廓然盡去其私心而悉合乎大公至正之則哉宋歐陽修朋黨論創爲異說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夫罔上行私安得爲道修之所謂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論而小人之爲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濟其同利之實朕以爲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且如修之論將使終其黨者則爲君子解散而不終於黨者反爲小人乎設修在今日而爲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大抵文人掉弄筆舌但求騁其才辯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可奉爲典要論語謂君子不黨在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大善而吉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

黎平府志卷四上

六

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聖人之垂訓亦既明且切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朋黨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無然惟草茅伏處之時恒資其講習以相攸助今既登朝蒞官則君臣爲公義而朋友爲私情人臣當以公滅私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且卽以君親之竝重而出身事主則以其身致之於君而尚不能爲父母有況朋友乎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朕自四十五年來一切情僞無不洞矚今臨御之後思移風易俗躋斯世於熙皞之盛故兼聽並觀周諏博採以詳悉事務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而無知小人輒議朕爲煩苛瑣細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信若斯言則皋陶之陳謨

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孔子之贊舜何以云好問好察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時坦易光明不樹私恩小惠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有欲往來門下者嚴加拒絕

聖祖見朕居心行事公正無私故令繼承大統今之好爲朋黨者不過冀其攀援扶植緩急可恃而不知其無益也徒自逆天悖義以陷於誅絕之罪亦甚可憫矣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合爲一心共竭忠悃與君同其好惡之公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庶肅然有以懷尊卑之分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賡歌颺拜明良喜起之休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七

風豈不再見於今日哉

雍正四年奉

上諭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以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即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雖不乏閉戶勤修讀書立品之人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

鄉曲欺壓平民或抗違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並且輕視聖賢之書矣士俗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即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才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蹟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原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朋儔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

黎平府志卷四上

八

爲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慕義革薄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教官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臣者務須持正秉公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即加薦拔溺職者即行參革爲教官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必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誼砥礪廉隅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必共生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會試舉人合詞陳謝奉

上諭朕視天下萬民皆屬一體況讀書鄉薦之人異日俱可作朕股肱耳目是以朕心待之實有一體聯屬之意愛養培護即如有厚其身此皆出于中心之自然並非欲邀天下士子之感頌也今舉子等以會試叨荷特恩合詞陳謝是尙不能深悉朕一體相關之意而存上下彼此之形跡矣朕待天下惟有一誠而崇儒重道之心尤爲篤切但所崇者皆真儒所重者皆正道若徒尙虛文邀取名譽致貽世道人心之害朕不忍爲也爾等讀書之人實四民之所觀瞻風俗之所維繫果能誦法聖賢躬修實踐宅心正直行已端方則通籍

黎平府志卷四上

九

于朝必能爲國家宣猷樹績膺棟梁之選即退處鄉閭亦必能教孝勸忠爲衆人之坊表故士習既端而人心尙有正風俗尙有不淳者無是理也爾等既感朕恩即當仰體朕心恪遵朕訓爭自濯磨或出或處皆端人正士爲國家所倚賴如此方爲實心報効不在感恩奉謝之儀文也欽此

雍正七年奉

上諭士子讀書明理爲士民坊表若昧於急公奉法之義抗糧逋賦導民爲非其害在於人心風俗不止虧缺國課而已是以內外大小臣工等爲此條奏者甚多今經禮部翰林詹事科道等定議春夏未完之錢糧分爲三限初限未完責比家

僕二限不完發學扑責三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秋冬未完之錢糧亦分三限初限不完發學扑責二限不完州縣傳集教官當堂扑責三限不完詳請褫革嚴行追比等語朕思責革之罪雖皆本人之自取然一經笞杖則難洗終身之辱一經褫革則永無上進之階諸生縱不自惜其身名朕則深爲諸生憫惻之也聞各處催徵之例不同有比責催糧之差役者有扑責欠糧之本身者現年錢糧每至十月不完方將糧戶懲責是五月未曾完半雖在百姓未必便行鞭扑今以此施於士子似覺稍過況生監貧富不等富戶故意抗違實法無可貸而貧生未能依限則情尙可原今應分別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

貧富使富者不得藉口以愆期貧者得稍紓其力霑沐朝廷體恤之恩而國賦又不至於拖欠大約各省士俗人情既難齊一而規條期限亦未必盡同著該督撫各就本省情形秉公詳察悉心定議務期寬嚴得當永遠可行倘該督撫內別有所見可以仰副朕矜憐貧寒之士子而又懲戒頑富之劣衿者亦著詳悉陳奏

雍正十年奏

上諭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語云言爲心聲文章之道與政治通所關鉅矣韓愈論文云惟陳言之務去柳宗元云文者所以明道不徒務

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況四書文號爲經義原以闡明聖賢之義蘊而體裁格律先正具在典型可稽雖風尚日新華實並茂而理法辭氣指歸則一近科以來文風亦覺丕變但士子逞其才氣詞華不免有冗長浮靡之習是以特頒此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備雖尺幅不拘一律而支蔓浮夸之言所當屏去秋闈期近該部可行文傳諭知之

雍正十二年奉

上諭各省生童往往有因與地方有司爭競齟齬而相率罷考者或經教官勸諭或同城武弁排解然後寢息其事此風最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一

爲惡劣士爲四民之首讀書明理尤當祇遵法度恪守憲章化氣質之偏祛囂凌之習況國家之設考試也原以優待士子與以上進之階論秀書升遭逢令典凡爾生童不知感戴國恩鼓舞奮勉而乃以私心之忿借罷考爲挾制官長之具何市井無賴至於此乎蓋因庸懦之督撫學臣希圖省事草草完結不加嚴懲以至相習成風士氣一驕士品日流於下關係非淺各省生童等如果該地方官有不公不法凌辱士子等情自應赴該地方上司衙門控告秉公剖斷嗣後倘不行控告而邀約罷考者即將罷考之人停其考試若合邑合學俱罷考亦即全停考試天下人才衆多何須此浮薄乖張

之輩是乃伊等自甘暴棄外於教育生成即擯棄亦何足憫惜如此定例亦整飭士習之一端著該部妥議通行

雍正十三年奉

上諭文以載道與政治相通故二帝三王之盛在廷敷奏及宣諭衆庶之言皆爲謨爲誥炳著六經西漢治猶近古人心淳樸故見於文者原本經術指事類情質實曉暢猶有周人之遺降及魏晉以文滅質漸就浮靡六朝尤甚姿態益工意格益陋文運所關非淺鮮也朕思學者修詞立誠言期有物必理爲布帛菽粟之理文爲布帛菽粟之文而後可行遠垂久若夫雕文逞辭以炫一時之耳目譬猶搏土揭木塗飾丹鉛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二

以爲器物外雖可觀不移時而剝落曷足貴耶國家累洽重熙之日績學工文者正宜沐浴教化爭自濯磨漸進於大雅勿尙浮華勿取姿媚斯於人心風俗有所裨益至於古人臨文原無避諱誠以言取足志一存避諱之心必輾轉囁嚅詞不達意嗣後一切章疏以及考試詩文務期各展心思獨抒杼軸從前避忌之習一概掃除尤宜禁者鄉會兩試考官每因避忌字樣必摘取經書中吉祥之語爲題遂使士子易爲揣摩倩人代作臨場抄寫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倖取科名而積學之老生無由展抒底蘊嗣後凡考試命題不得過於拘泥俾士子殫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覘實學

乾隆元年奉

上諭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沈潛於五經四子之書含英咀華發摠文采因以覘學力之淺深與器識之淳薄而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也顧時文之風尙屢變不一苟非明示以準的使海內士子於從違去取之界曉然知所別擇則大比之期主司何以操繩尺以度羣材士子豈能合矩矱以中程式有明制舉之業體備各種如王唐歸胡金陳章黃諸大家卓然可傳本朝文運昌明英才輩出熊伯龍劉子壯以後作者接踵莫不根柢經史各抒杼軸足爲後學之津梁制義之科律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三

自坊選之禁垂諸功令而大家名作不得通行士子無由睹斯文之炳蔚率多因陋就簡剽竊陳言間以此倖獲科名又轉相倣效馴至先正名家之風味邈乎難尋所係非淺鮮也今朕特命詞臣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時藝精選數百篇頒示天下以爲舉業指南並將入選之文批抉其精微奧窔之處俾學者了然於心目之間用以拳服磨礱再弛坊間刻文之禁不拘鄉會墨卷房行試牘准其照前選刻但不得徇情濫觴狂言橫議致釀惡俗朕實嘉惠士子望其精勤厥業以底大成尙敬體朕意共相黽勉

乾隆三年奉

上諭士人以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後文章國家之取士也黜浮華而崇實學我朝養士百年漸摩化導培養甄陶所以期望而優異之者無所不至爲士者當思國家待士之重務爲端人正士以樹齊民之坊表至於學問必有根柢方爲實學治一經必深通一經之蘊以此發爲文辭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簡祇記誦陳腐時文百餘篇爲弋取科名之具則士之學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是在各省學臣諄切提撕往復訓勉其有不率教者即嚴加懲戒不可寬貸至於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爲明道經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試以經義俾士子不徒視爲具文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四

者在學政酌量行之務期有益於膠庠各省亦不必一轍

乾隆五年

欽頒太學訓飭士子文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既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焉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論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

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於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遊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子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夫爲已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已則所讀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闇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五

況即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也朱子此言即是科舉中爲已之學誠能爲已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已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糟粕陳言無裨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已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朕膺君師之任有厚望於諸生適讀

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學者知所以學

乾隆五年奉

上諭朕命翰林科道諸臣每日進呈經史講義原欲探聖賢之精蘊爲致治甯人之本道統學術無所不該亦無往不貫而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爲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先儒相表裏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尙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即諸臣亦有於講章中繫以箴銘者古人鑑盤几杖有箴有銘其文也即其道也今則以詞藻相尙不過爲應制之具是歧道與文而二之矣總因居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六

恒肄業未曾於宋儒之書沈潛往復體之身心以求聖賢之道故其見於議論止於如此夫治統原於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諸子於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於理學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爲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聖之階梯求道之塗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爲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爲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後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固不可廢而

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後聖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講學之人有誠有偽誠者不可多得而偽者託於道德性命之說欺世盜名漸啓標榜門戶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惡然不可以偽託者之獲罪於名教遂置理學於不事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乎蓋爲已爲人之分自孔子時早已明辨而切戒之學者正當持擇審處存誠去偽毋蹈驚名之陋習崇正學則可以得醇儒正人心厚風俗培養國家之元氣所係綦重非徒口耳之勤近功小補之術也朕願諸臣研精宋儒之書以上溯六經之闡奧涵泳從容優游漸漬知爲灼知得爲實得明體達用以爲啓沃之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七

資治必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將國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先儒性命之旨有功於世道人心者顯著於國家天下朕於諸臣有厚望焉

乾隆二十四年奉

上諭前因磨勘順天等省鄉試卷見其中詞句紕謬者不一而足甚至不成文義如飲君心於江海之語於文風士習深有關係已降旨宣諭中外俾衡文作文者知所儆惕第念別裁偽體以端風尚固在考官臨時甄拔公明而平時之造就漸摩使士子皆知崇實黜浮不墮揣摩擗捨惡習則學政責任尤重鄉會兩試乃士子進身階梯而學臣於三年之前歲科

考校評噉甲乙者此日之生童即可爲他日之舉人進士所云正本清源舍是無由也爲學政者果能以清真雅正爲宗一切好尚奇詭之徒無從倖售文章自歸醇正否則素日趨向紛岐一當大比爲試官者鑠闈校拔不過就文論文又何從激勸而懲創之且學政按臨謁廟講書原與士子相見非考官易書糊名暗中摸索者比文字一道人品心術即於此見端目應隨時訓勵整頓務去佻巧僻澁之澆風將能爲清真雅正之文而其人亦可望爲醇茂端正之士由此賢書釋褐足備國家任使斯士子無負科名而學臣亦不負文衡之任但不得因有是旨徒以字句疵類易爲磨勘指摘遂專取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八

貌似先正之文於傳註無所發明至相率而歸於空疎淺陋此又所謂矯枉過正救弊適以滋弊不獨輿論難誣一經朕鑒察亦惟於該學政是問今歲正學政受代之始諸臣皆朕特簡各宜勉副興賢育才至意著將此旨錄於學政公署並各府州縣學明倫堂用資觸目警心而凡我多士亦皆得審所就範朕實有厚望焉

乾隆四十三年奉

上諭嗣後鄉會兩試文每篇俱以七百字爲率違者不錄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奉

上諭近來凡有諭旨應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

發而以理藩院所擬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文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知其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牽綴爲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弟子自其祖父生長京城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即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憚於學習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

黎平府志卷四上

十九

本向上耳朕因絜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即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爲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于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淳耀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爲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一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爲好小慚者謂之小好大慚者即以爲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

距唐又將千載乎夫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尙思迴狂瀾於既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爲宗朕曾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爲怪讀書人於此理尙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者祇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即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剽襲擗摭效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舉子以是爲揣摩試官即以是爲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即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即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

黎平府志卷四上

二十

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詞達理舉以斷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卷亦當嚴爲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概擯不錄庶幾共知謹凜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力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學政及繙書房理藩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警心欽承勿忽併諭中外知之

嘉慶十三年奉

上諭據御史黃任萬奏請續選欽定四書文以正文體一摺制義一道代聖賢立言本當根柢經史闡發義蘊不得涉於浮

華詭僻致文體駁而不醇溯自乾隆四年

皇考高宗純皇帝

欽定四書文選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衰次而於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併採列成篇選擇精嚴理法兼備操觚家自當奉爲正鵠乃近科以來士子等揣摩時尙往往撫拾竹書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於經史有用之書轉未能潛心研討揆之經義漸失真源今該御史奏請釐正文體固爲矯弊起見但摺內所稱欲另選近年制義以附

欽定四書文之後此則尙可從緩試思近時能文之士求其經術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軼過前人即廣徵博採亦恐有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名無實是惟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別一以清真雅正爲宗而於引用艱僻以文其固陋專尙機巧以流入淺浮者概屏置弗錄則海內士子自各知所趨向力崇實學風會日見轉移用副國家振興文教至意

雍正元年奉

上諭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 聖人之祖考宜應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 孔子之父叔梁公於宋真宗時追封啟聖公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

則向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蒸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確議具奏

雍正元年四月禮臣議奏 孔子先世五代應封公爵奉
上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明自古師道無過於 孔子誠首出之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 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增崇更無可增之處故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敕部追封 孔子先世五代今部議封公上考歷代帝王皆有尊崇之典唐明皇封 孔子爲文宣王宋真宗加封至聖文宣王封 聖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 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啟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爲 至聖先師孔子改啟聖王爲啟聖公王公雖俱屬尊稱朕意以爲王爵較尊 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著諸大臣具奏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朕以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諭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九卿議覆凡係姓氏俱加乃爲印字凡係地名皆更

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用古體止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止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乃爲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乃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朕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康熙四十九年奉

上諭直省府州縣致祭先師凡同城大小武官均照例入廟行禮

雍正五年奉

上諭八月二十七日先師誕辰各官致齋不理刑名永著爲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令

雍正二年奉

上諭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賢儒代不乏人或有昔罷而今議復舊缺而今宜增其從祀崇祀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

雍正二年部等衙門遵議奏從祀諸儒奉

上諭先儒從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必詳加考証折衷盡善爾等所議從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醇儒鄭眾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

深通似乎有間至如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于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章羽翼乎其

他諸儒是否允協務期至當不易欽此

雍正二年奉

上諭督撫會同學臣查明實在文風最盛之州縣題請小學改爲中學中學改爲大學大學照府學額取錄

乾隆六十年二月奉

上諭本年爲朕臨御六十年於二月上丁親詣文廟釋奠禮成並閱視辟雍新刊石經瞻仰宮牆彌深景慕自惟沖齡肄學服膺聖教迄今八袞開五猶日孜孜誨學無倦舉凡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行政念典悉皆得自心傳今晨臨雍展敬祇肅躬親風日暄和典禮咸備景仰之誠先聖靈爽式憑自必默垂鑒佑當茲邇運增隆慶臻耆壽莫非仰邀錫貺允宜施恩翼序嘉惠士林以光盛典所有各直省歲試入學名數著交該部查照向例分別廣額其太學肄業諸生並著加恩免其坐監一月用示重道崇儒壽世作人至意

乾隆三年奉

上諭各省所有學田銀糧原爲給散各學廩生貧士之用但爲數無多或年歉貧生不能自給以致饑餒深可憫念朕思伊等身列膠庠自應不便令有司與貧民一例散賑嗣後凡遇

地方賑貸之時著該學政數令教官將貧生等名籍開送地方官核實詳報視人數多寡即於存公項內量撥銀米移交本學教官均勻散給資其饘粥如有教官開報不實散給不均及爲吏胥中飽者交督撫學政稽察即以不職參治至各省學租務須通融散給極貧次貧俾沾實惠以副朕體恤生員之至意欽此

雍正元年奉

上諭各直省現任官員自立生祠書院令改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

雍正十一年欽奉

《黎平府志卷四上

二五

上諭各省學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設立書院聚集生徒講誦肄業者朕臨御以來時時以教育人才爲念但稔聞書院之設實有裨益者少而浮慕虛名者多是以未曾飭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也近見各省大吏漸知崇尚實政不事沽名邀譽之爲而讀書應舉之人亦頗能屏去浮囂之習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飭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督撫駐劄之所爲省會之地著該督撫商酌舉行各賜帑金一千兩將來士子羣聚讀書須預爲籌畫資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銀內支用封疆

大吏等並有化導士子之職各宜殫心奉行黜浮崇實以儲國家菁莪棧樸之選如此則書院之設有裨益于士習文風而無流弊乃朕之所厚望也特諭欽此

乾隆元年奉

上諭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材廣學校所不及我

世宗憲皇帝命設之省會發帑金以資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鄉學之秀始升於國然其時諸侯之國皆有學今府州縣學並建而無遞升之法國子監雖設於京師而道里遼遠四方之士不能胥會則書院即古侯國之學也居講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從遊之士亦必立品勤學爭自濯磨俾相觀而善

《黎平府志卷四上

二六

庶人材成就足備朝廷任使不負教育之意若僅攻舉業已爲儒者末務況藉爲聲氣之資游揚之具內無益於身心外無裨於民物即降而求文章成名足希古之立言者亦不多得甯養士之初旨耶該部即行文各省督撫學政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負笈生徒必擇鄉里秀異沈潛學問者肄業其中其恃才放誕佻達不羈之士不得濫入書院中酌倣朱子白鹿洞規條立之儀節以檢束其身倣分年讀書之法予之程課使貫通乎經史有不率教者則擯斥弗留學臣三年任滿咨訪考覈如果教術可觀人材興起各加獎勵六年之後著有成效奏請酌量議叙

諸生中才器尤異者准令薦舉一二以示鼓舞

乾隆三十八年奉

上諭馬步兵均屬行伍馬兵考取武生既准其仍留原糧則步守兵丁原可毋庸岐視至向例武生不准入伍食糧必須註銷武生方准充補不過以武生名列膠庠稍存優異甚屬無謂比乃沿襲明季陋習亦如從前武職小銜之兼大銜有虛名而鮮實濟何如一舉而剔除之乎況武生鄉會試中式後其所得官職亦不過緣營弁員則以武生在營學習當差尤屬有益且其充伍食糧出自本人願並非強令從事若充補名糧以後或特符貽誤營伍差操或託故不服教官管束則各有應得處分亦悉由其自取又何必因此鰥鰥過計乎嗣後如武生有情願入伍食糧者准其呈報學政即令兼充毋庸將武生註銷著爲令

乾隆六十年奉

上諭各省武生向有入伍食糧之例前因姚棻奏將武生挑糧學習降旨詢問各省查明覆奏茲據各督撫所奏情形不同而河南武生有心急科各不願入伍者有地處偏僻不願守侯挑缺者呈報入伍之人向來甚屬寥寥朕思武生應試科目是其正途若令改歸營伍恐非所願且伊等居住偏僻距省會鎮營遙遠守侯挑補亦未便強以所難若謂武生等多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七

致特符滋事以之挑補兵丁方可藉資約束則文生內亦有特符滋事之人斷無亦令入伍食糧充當字識之理武生等本屬學政專管學政等果能留心督察認真管束自可不致滋事且各督撫有統轄全省之責武生等皆其所屬遇有不安本分者原可隨時懲治不必俟入伍當兵始能加以約束也嗣後各省武生如情願入伍食糧自應仍舊各聽其便其不願入伍者亦不必稍加勉強以示體恤

黎平府學宮

開泰縣同

在府署東毓賢街明永樂十一年改

征蠻將軍周驥宅建

見通志及石志縣志嚴紀以正統十五年卜聖宮於城南不吉始建

於黃龍山之首即今廟址而舊志謂永樂十一年創建彼時府治在城南二十里黎平寨之官團宣德十年乃移入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八

衛城則建學之時應在正統年間

天順七年知府楊緯增修至聖殿兩

廡明倫堂

在大成殿後齋房學署饌堂號舍宏治間知府張綱

建啟聖祠於殿左

祠祀於嘉慶十六年移入殿後明倫堂基地將明倫堂改建於祠左嘉靖

十二年知府夏玉麟建敬一亭於明倫堂西南

即前啟勒聖祠後

御製敬一箴宋儒視聽言動心箴爲碑六萬曆十八年知

府袁表建櫺星門戟門後敬一亭圯崇禎十年知府于元

葉建尊經閣

後人祀文昌即於其下豎立各箴碑嘉慶十

將圯知府王應模教授李爲倡捐重建今閣嵌各箴於兩壁

國朝順治十八年知府

張思房推官王文紳教授李如鼎重修康熙二十四年知

府劉正增修六十年知府趙坦重修崇聖祠各龕座易木

以石並修卯亭及四柱盤龍乾隆二十一年知府石禮嘉
倡捐重建嘉慶二十四年紳士重葺易丹墀以石墁並修
兩廡龕座有光緒七年知府鄧在鋪倡捐重修嘉慶西廡
牆明倫堂左牆櫺星門左右牆禮門義路坊泮宮坊照牆
十六年知府俞渭籌款重修週圍紅牆數十丈今廟大成
殿露臺東西廡大成門戟門櫺星門更衣亭泮宮坊泮池
禮門義路聖域賢關坊左右下馬碑崇聖祠在學後各宦祠
在戟門外東偏祀楊再思向通展徐知府蔣信吳良楊文
朱燮元江東之郭子章王三善朱芹蕭象烈盧龍雲張汝
霖甘雨劉大直杜拯王杏李睿黃恭恭楊緯袁盛盛張綱張愷
余桂祝壽孫繼魯劉汝順袁表能廷相于元葉王光濟夏
王麟伍維善寶愷劉行政胡宗政徐馨蕭曠趙廷臣甘文
焜范承燾田雯王之鼎郭琛楊雍建陳訖管竭忠洪承疇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九

蔡毓榮吳光鄉賢祠在戟門外西偏祀周大模朱萬年龍
廷胡林翼鄉賢祠在戟門外西偏祀周大模朱萬年龍
東鳳何騰蛟董三謨周文清梅孟春趙應元趙邦琦王三
德王詢徐勉范春蔣蘭王鑑程順徐森張鵬翼徐洪湯尚
賢徐大顯王世爵徐同然馬二賢祠在泮池左文星樓下
至強張應詔張廷形徐為和
賢祠旋燬於火光緒年重
修祀王昌齡陸洙顧亮忠義孝弟祠在學宮左
學宮對面又門樓一間左右舖房三間過亭廂房三間
房二間道光四年十年節孝後裔兩捐銀增置同治五
年燬於火光緒年明倫堂在崇聖祠左宋稱敦化堂又稱崇化
明倫堂國朝會典稱明倫堂而府州縣舊制皆稱明倫
堂三字額臥碑八條在堂之西偏開泰縣志載明倫堂額
係岷世文昌閣即尊經閣亦魁星閣考前代禁中有閣藏
子書有尊經閣明郡縣志亦皆具敬亭均如制明表修碑
載有尊經閣之名當自明始敬亭均如制明表修碑
布政司參議史旌善撰黎平有學舊矣蓋視中原重鉅哉
是黔之絕儼而楚以西外藩也郡城可斗大藉材官世首

以捍蔽而用二千石以董之非道教之結人心其孰與守
然名隸於黔地偏於楚黔使曰是絕傲也安能越楚而治
楚使亦曰彼直外藩以虛聲示要約耳故若御史中丞督
學監司未嘗不有輶軒採風而至此視學者即二千石亦任情
自廢不則謂城大如斗何從以贏餘佐土木蓋至今而學
宮廡不則謂城大如斗何從以贏餘佐土木蓋至今而學
即焚不謂其陋顧安所稽輿賢育才之典也袁景從故有
聲藝苑間以尚書郎出守輒取臺中金石之於景從故有
祠櫺星有門敬一有亭從祀有廡名宦鄉賢有祠樂舞有
器齋庫有宮擴未備者什七存未泯者什三諸博士弟子
員驟見而沾沾色動也謂子大夫有文翁之遺焉夏博士
邦蓋露板而記請博士余里人且走三千里逃矣抑以
次其語也適景從則既記也將紀其建置歲月而已乎抑以
司所不採風而至者乎非藉才官世西相捍蔽而特道學
以守者乎而為名高至而遽新之無上聞不以帑金請是
不汲汲人知為名高至而遽新之無上聞不以帑金請是
爾多士亦既入其門升其堂彬彬文質兼美倘亦有岐
實不惑屋漏不愧積厚流光者若而人異日且有辭於景從有如
實以出處為時重輕者若而人異日且有辭於景從有如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九

忽躬行而鮮實際汲汲然求人知為名高已耳將圯陋且
移之冬士人亦遂得以靡莫絕微陋之即百景從若多士
何故額多士亦曰新其學而已矣夫景從之即百景從若多士
欲余以言教母乃左乎故為申其說若此而博學之士又謂景
從多奇氣諸所發摘皆能振士風當與學宮同不朽云
余往分泉楚楚所發摘皆能振士風當與學宮同不朽云
及道化趙坦培修學宮碑記黎郡之建學也由於來久矣而
天子之雅化而得由是路出入是門者固彬彬乎日進於
大雅之林而鼓徵多士振衣冠誦詩酒之流風蛟騰鳳舞譽髦
下車釋奠鼓徵多士振衣冠誦詩酒之流風蛟騰鳳舞譽髦
嘆曰尼山之餘韻多士振衣冠誦詩酒之流風蛟騰鳳舞譽髦
多士無遠弗屆一至此耶已而睹其廟貌察其形勢層巒
拱峙飛閣凌霄氣霽南平波澄九曲小廟貌察其形勢層巒
在斯乎其在斯乎獨是思樂洋洋水芹藻依然而數仞宮牆
雕鏤非昔臺榭之類是思樂洋洋水芹藻依然而數仞宮牆
靈未妥遺像崇座誰職其咎堪傷悵題漸傾榛蕪可懼
勤垣甬用塗登茲共勤模範用塗丹雘告竣堂上堂下無
心躬親土木率作羣工折薪負荷匪期告竣堂上堂下無
殊雲漢昭回序東序西何異球圖煥彩璧沼改觀儒林增

色且夫被文繡之衣者恐汚其身握瑾瑜之器者不伍於俗爾多士遊於聖人之門則必思厚於自植繼自今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履橋門而仰前徽莫不澡身浴德砥行
礪名與甫栢來松引繩削墨俱新而勿徒以是爲序普安
階也是則余之志也夫是則余之志也夫是則余之志也夫
應志標星門說廟制自正殿而南有戟門有櫺星門戟門
宋建隆年間準儀立戟按釋文云櫺星門有櫺星門戟門
署西都賦舍櫺星門而御倚文選詩曲櫺星門有櫺星門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窗格詩縱橫如月照窗櫺星門有櫺
楣門制用櫺星窗格徹去障板取闕門求賢之意其兼取
者同於王制尊之象魏漢以來天子正門曰端門後世用
上懸治象謂之象魏漢以來天子正門曰端門後世用
子禮尊先聖立櫺星門鄭珍魁星閣記今天下求售文
者必尸祝魁星橫宮之左右試院之前門曰鄉城之吉秀
在比其像則魁服猗猗一足家則圖弄焉問其神咸曰七
也觀其像爲之也或曰食此者爲唐進士鍾馗或曰本奎
蓋省魁字爲之也或曰食此者爲唐進士鍾馗或曰本奎
星後譌爲魁是皆不足致詰余按魁星乃南北二斗也說
文訓魁爲羹斗則魁乃器名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至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第四爲魁此就其形言之也器具魁杓魁因有首義書渠
魁禮不爲魁此就其形言之也器具魁杓魁因有首義書渠
南斗與北斗皆首也故張守節注史記又謂魁斗第一星
經文專特禮祀司中司南並可稱魁也其祀典三代不見
民生專特禮祀司中司南並可稱魁也其祀典三代不見
列星合布南斗立南斗考云秦始皇時於授時尤關重知必
奉祀漢宣帝立南斗祠長安城旁史記載武帝祠泰一
其壇下有北斗是秦漢重祀斗矣魏晉後惟通典言隋令
太吏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中以北斗兼祀北斗二十
八宿唐以後無聞者要其祀南北斗本以北斗運中央制
四方南斗爲元武經星今尊並北斗故重祀之非若今之
以爲主文也今祀爲主文者其始必因魁榜魁天下之名
謂其中必有主宰也爰呼爲魁祈之因魁榜魁天下之名
之而不不知爲即古南斗之祭亦猶祀城隍者不知爲古
八蜡之水庸祀文昌者不知爲古天官之說按文耀鉤云
所立之司命耳至魁主文章則亦有說按文耀鉤云斗者
天之喉舌易春秋六經聖人代天而言者也世之文章至
八股極矣然作者苟不憚乎六經所言之是亦取之於天
喉舌者而面言之耳言者心聲誠能肖天天必福之則於祀

北斗宜若南斗據史記正義云六星主薦賢良授爵祿是
正今之司房考也其祀之也亦宜由此言之北斗第五星曰衡
舌在我者也南斗之薦授在人者也而北斗第五星曰衡
正殷南斗然則其當人者乃即我之自爲衡也歟觀於天
文而人又豈可以悟矣陳元二賢祠碑記元代庖黎觀司有
政之暇輒與紳士訪求先賢遺蹟父老爲余言龍里司有
王少伯墓按唐史載王昌齡爲龍標縣尉因亂回籍爲刺
史閭邱曉所殺則其墓不應在龍標縣尉尉因亂回籍爲刺
誤也府城北門外有陸滄浪墓荒煙蔓草中久已形銷骨
化而牧豎苗童之樵採者相戒先生姓王名昌齡字少伯
伯爲江甯右丞詩體備美尤工七言絕露井開部伶倫
當開元天寶之盛與李太白齊名太白晚年亦流夜郎賴
郭子儀救還而王先生之謫夜郎也竟先無有力者爲之
拯救困頓蠻溪以死世謂詩人先生其窮之尤者乎明時
遜有陸滄浪先生者以敢言忤中璫致裂膚折齒誠州其
荒疎不堪名狀而先生者以敢言忤中璫致裂膚折齒誠州其
傲又傳經以惠來學至今黎陽習壁經者均出自陸公指
授歿後每附仙以顯英異云先生諱洙別號滄浪相傳
爲揚州興化人起家明經官臺諫或云官虞部員外郎且
不能定其爲何代人近有掘地得墓碑載嘉靖年號則虹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橋宋應舉所云仕正德朝忤劉瑾者近是嗟夫明之去今
也未遠而先生之里爵世系無有能道其實者蓋蠻煙瘴
雨之鄉文獻之失徵也多矣先生往矣弔墓門之拱木猶
植龍標泣望宇之忠魂尚啼華表文章節義其靈爽久而
不磨只今古州八萬軍民每稱引兩先生之流寓以誇耀
其鄰邑乃知流離放逐雖兩先生之不幸實此邦山川風
土之幸也兩先生建文樓祠一座堪附二賢神位每年丁
祭後一日廣文率子弟奉祀於此俾環橋肄學者有所觀
感而興起焉碑存文星樓下有磨滅不可識者闕一字
爲記胡長新擬請二賢祠增祀顧先生議吾郡學之左
有二賢祠胡長新擬請二賢祠增祀顧先生議吾郡學之左
少伯明陸滄浪兩先生者蓋以名賢謫居山川色相外
豆於庠俾人士知所觀感興起然惟滄浪墓在郡北郭外
祀事少如西村顧先生今觀境猶存子孫足據其表彰之爲
觀感尤切者不誠爲黎人士所當俎豆弗忘者乎先生元
末進士避亂隱居明初薦辟爲學官值靖難時棄職謫五
生後人家黎平者自明至今族丁蕃衍捷文武鄉會試者

屢有其人饒膠庠貢成均者尤指不勝屈獨惜秋霜春露
先生之靈爽惟子孫血食是依而郡中談舊德者或鮮能
舉其姓字竟不得與少伯滄浪兩先生同分泮宮芹藻之
薦非數典者之闕哉咸豐甲寅吾郡有西村省己錄之刻
先生之書人皆得而讀之矣余尤謂先生遠謫天末始以
開邊荒之文學而後遂保世滋大於黎也則非其厚德
庇蔭不及此當燕師以清君側為名一時志士多抗節不
與迫金川門啟忠臣夷及十族而北平所屬州縣官其無
力抗禦不即降而棄職逃去者率皆罰粟遠戍兩日文網
誠密哉先生亦由此全家徙遠衛其流離顛沛之苦況誠
有不堪言者然妻孥無恙腰領獲全不可謂非厚幸也今
觀省己錄所言皆修省之要切近之功知其所自矣抑余考
必多隱德故雖坎壈其身而卒克昌厥後則天之報施為
何如耶而凡後之有志希賢者可以知所自矣抑余考
滄浪先生正德時忤劉瑾謫黃岡驛其後先生後百餘
年而先生名德氣節適與滄浪後先輝映況黎郡在勝國
前建置古州八萬軍民總管府彼時不聞有英俊者碩奇
跡于此則朔流寓者斷以先生為首即躋先生於二賢之
列意黎之人當有同然者肯肯者尚冀吾郡賢士君子命謀
公斷舉以告諸邦君大夫明正典祀庶俾後生有所瞻式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而興起平謹議 袁鴻基三賢祠記黎之為郡蓋五百年
所矣前明建府置府衙衛楚至國朝改衛為縣而專隸黔
其間土風樸茂民氣近古雖比經兵火凋殘而視其俗猶
若易與為理是豈地僻事簡使然哉吾意必有敦古處
媿薄盜然為先澤所留遺者及考其志乘詢諸父老蓋自
建衛設學以來或以文鄉里者或以事業著或以忠烈震耀
寢區其流芳史冊彪炳鄉里者自昔固未嘗無人也吾又
謂必有當草昧之初以詩書化俗首開文教之先者辛酉
春余甫受攝府篆即值髮逆竄擾力籌捍禦自夏徂秋軍
政稍暇乃借書于舊家得西村省己錄為黎郡顧氏之遠
祖永樂時以謫籍來者先生諱亮浙江上虞人元末進士
避亂隱居明初薦辟為學官學問醇實訓士有方其書皆
論修省之道原初所出經史援據古今斷擬人物扶
植名教隱然有作者之旨詳哉其言之矣余尤喜其中云
善于一鄉則一鄉自被其澤善于一國則一國自被其澤
善于天下則天下自被其澤善政及人淺善教人深徒
地非教以故邊裔遠徯萬里投荒無時無地非學即無時
武夫戢卒而後以詩書遂漸以開文物聲名之盛豈非
魁君子居夷何陋天始有以啟之歟抑此地山川清曠久

蓄菁華天故藉先生發之而流澤至今無數歟適郡中紳
耆以先生設教最早例諸功施于民宜增入二賢祠崇祀
來請余按祠為康熙時前守陳公所設每歲春秋廣文率
子弟奉祀跪仰高躅應得相同既陳公所設每歲春秋廣文率
說于眾曰黎郡之祠二賢也蓋因少伯滄浪之謫居而致
其景慕者也少伯在天寶間鳳以文章擅美滄浪在正德
朝忤權璫則以氣節著稱而如西邨之行不必盡同而皆足
窮則尤以道德足重者也三先生之學亦不必盡同而皆足
以風世勵俗後人求三先生之學亦不必盡同而皆足
激濁揚清者也則以先生所求三先生之學亦不必盡同而皆足
誰曰不宜今郡境妖氛其漸息矣公而馬聲銷而絃誦競作
學校修明人材蔚出上以副國家雅化下無忘先輩所
傳願其勉之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大夫
忽之謂也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家
臣克勤克儉臣五子之歌有云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
為人上者無難之謂也伊尹曰德惟惟一動罔不告德二三動
乎理而無難之謂也伊尹曰德惟惟一動罔不告德二三動
罔不凶其推廣之一言可謂明矣一動罔不告德二三動
託承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合實理亂安

黎平府志卷四上

三

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然
必兢惕畏慎於此端拱之時儼神明之鑒發政臨民端莊戒
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如何攻之不
吝思我之德如何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
敬是持惟一是守所以盡為天子之職不忝厥祖厥親由
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冲人繼
承不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至
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驅除邪逸信之任者德為之
匡救敷求善人羅列庶位斯可純行純王之道以自勵云
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乃述此以自勵云
日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聚敬焉一焉所
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之長此萬夫發政施
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弗應驗頓殊徵諸天之長此萬夫發政施
固畏之勤之民之不遑甯處曰敬維何意荒惟敬惟一執之甚
嚴孝趨肅於明廷慎於間居省躬察愆必除刻則茶誠廟
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
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
精左右輔弼既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
之謂敬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